

1976—1986

中国儿童文学十年

洪汛涛 主编



海燕出版社

中国儿童文学十年

洪汛涛 主编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302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7-5350-0075-4/I.33

简精定价 5.2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十年的史实，十年的成绩，十年的教训，十年的经验，十年的争议，十年的回顾，十年的审度，十年的检阅，十年的汇报，十年的奉献。……

1976—1986这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十年，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上也是重要的十年。《中国儿童文学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专门家们，对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所作的忠实的记录，恳切的反思，公正的评说。……

可以把它当作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简史来读，可以把它当作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年鉴来查阅，可以把它当作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资料来检索。……

它是一本有分量的有特定价值的学术专著，它是一本实用的应备置案头时常查考的工具书。

《中国儿童文学十年》是一本新颖的、多功能的、许多人需要的书。

目 录

迎接儿童文学的新十年·····	(1)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审视·····	(18)
希望儿童小说作出新跨越·····	(32)
儿童小说不辜负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42)
童话：继往开来·····	(57)
儿童散文面面观·····	(75)
儿童诗创作流向·····	(86)
儿童科学文艺的昨天、今天、明天·····	(97)
儿童戏剧文学发展得失谈·····	(106)
低幼文学崛起在望·····	(114)
把古典文学介绍给小读者的新努力·····	(121)
儿童文学和民间文学·····	(128)
应该把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工作做好·····	(139)
关于儿童文学史料的整理·····	(146)
香港儿童文学近况·····	(153)
台湾儿童文学轮廓勾勒·····	(166)

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	
介绍	(174)
儿童文学园丁奖介绍	(185)
逝世的儿童文学家	(189)
国际少年儿童读物委员会 (IBBY)	
介绍	(201)
儿童文学事录	(204)
儿童文学理论目录索引	(248)
编后记	(380)

Chiines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en Years

Compiled by Hong Xuntao

1976—1986

Contents

Wellcome Ten-Yea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
Survey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theor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18)
Wish the children's fiction to make a new leap	(32)
Children's fiction will never let down the honourable mission entrusted by the epoch	(42)
Fantasy, to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and forge ahead into the future	(57)
Views on children's prose.....	(75)
Trends in the creation of children's verse.....	(86)
Yesterdays, todaysand tomorrows of science fiction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97)
Talk about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hildren's drama.....	(106)
The rise of preschool children's literature is in sight	(114)
Make new effort for recommending classical literature to little readers	(121)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128)
Ought to do the best work in translation of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139)
Woke an arrangement for the historical data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146)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Hongkong	(153)
Sketch the contour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aiwan	(166)
Introduce the prize-giving process on Second National Juvenile and Children's Conference for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174)
Reference to Gardener Award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185)
Deceased children Writers	(189)
Give a brief account of IBBY.....	(201)
Chronicl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204)
Index to theoretical articl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248)
Postscript	(380)

迎接儿童文学的新十年

儿童文学从恢复走向探索的思考

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伟大的文学。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是伟大的作家。

十年浩劫，是儿童文学的死亡期。中国没有儿童文学。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濒临绝境。

为儿童写作一辈子童话、《半边树》的作者、老作家仇重，避祸出逃，自此失踪，迄今不知道他生死何方。

第一次全国儿童文学评奖一等奖获得者、中篇小说《杨司令的少先队》作者、中年作家郭墟，自杀他杀不解，暴尸于荒郊，无人收理。

儿童们失去了敬爱的作家，中国失去了优秀的儿女。

活下来的，十年发配，十年劳役，十年监禁，被剥夺了时间和年华，被抢走了精力和健康。他们无法交出他们的作品，他们呈递了愤怒和辛酸的眼泪，他们的笔，用于写“交代”、“检讨”，他们的才思白白地浪费，他们那颗热爱孩子的心在流着血。

十年浩劫，结束了。

迎来了十年恢复的儿童文学新时期。

儿童文学作家顾不得包扎自己身上的伤痕，家破了，连个锅子也没处放，首先想到儿童，儿童应该有小说，有散文，有童话，

有诗歌……作家们不停笔地写小说，写散文，写童话，写诗歌……他们把一篇篇文学作品、一本本文学书籍，送到了儿童的小手上。

儿童有文学了。中国有儿童文学了。

儿童文学作家们，不只自己写，还积极培养年轻人来写。因为他们知道，靠少数作家昼夜不停地写，也满足不了那么多儿童的需求。

中国有儿童三亿呢！十年浩劫，十年饥饿，把儿童饿坏了，他们太需要文学滋养了。他们嗷嗷待哺，饥不择食，向作家们乞求着文学。

儿童文学家们是流着眼泪，捂着伤口，把稿笺摊在膝盖上，为儿童们写作的。

他们一面挥动笔，一面握着接力棒，写作品、编刊物、发评论、作演讲，要把一大批一大批年轻人带进儿童文学队伍里来。

一大批老作家，心不老，笔不老，走在队伍的最前头。

一大批中年作家，成熟了，他们接过老作家手上的旗帜，走到队伍前面去了。

一大批年轻作家，走进队伍来了，他们要超越老作家，要赶上中年作家，要走到最前面去。

这十年恢复期，充分体现了儿童文学老中青三代作家的通力合作。

十年的前期，我们的老作家带领着中年作家做开拓、重建工作。老作家就把中年作家推上了第一线。我们的中年作家，一面在老作家的帮助、支持下，运筹着整个儿童文学创作，一面和新涌现的更年青的作家，共同活跃在儿童文学的文坛上。这十年的后期，青年人渐渐崛起了，儿童文学的重任，将由青年作家去联合老年作家、中年作家，共同担当起来。

这恢复的十年，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十年。是老中青三

代作家一起艰难创业的十年。

如果说，这十年恢复，已取得预期的成绩，这成绩是属于老中青三代人的。因为三代人在这十年中，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历史是很公正的，要是写这十年的儿童文学史，一定要写三代人。

三代人共同走过了十年恢复期，三代人正共同走进从1987年开始的下一个新十年。

生聚和教训

儿童文学这十年，称之为恢复期，是根据我们儿童文学历史这一长河来说的，是相对十年浩劫儿童文学遭受死亡厄运这一情况来说的。

就儿童文学历史的宏观来看，十年，是很短暂的阶段。这十年，只是儿童文学的复活，还不能说达到繁荣的复兴时期。我们的儿童文学虽然有不少，但还没有能满足三亿儿童的数量上的需要。在质量上，我们虽然有许多好作品，但可以经受时间洗礼，富有生命力的，受广大儿童衷心挚爱的优秀作品，还不多。

可是，十年恢复，从微观来看，这段期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繁荣。因为这十年，是进步的十年，发展的十年，是儿童文学通向高繁荣目标的十年。

恢复，何尝不是成绩。儿童文学从绝境中恢复过来，是最大的成绩。

有人把近年称之为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就是宝贵的时代，就是说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这十年恢复，我们从一条泥泞、坎坷、死亡的道路走过来，是多么的不易。

那些年，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左”的专制主义思潮统治下，被捆绑于“阶级斗争”的战车上，当作“驯服”儿童的“工具”使用着。造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离心，敌对。儿童文学逼着儿童去阅读，儿童要摆脱儿童文学的折磨，那些儿童文学作品，充满着训斥、虚伪、欺骗……儿童文学不是受儿童的欢迎，而是受儿童的厌恶。

儿童文学和儿童的一致性，被破坏了。

十年恢复，首先是创作上，一大批好作品，如《小兵张嘎》、《鸡毛信》、《神笔马良》、《金色的海螺》、《马兰花》等等，过去被作为“毒草”批判，现在给予了重新肯定。

理论上，过去认为是“反动”的“童心论”、“儿童本位论”，等等，现在被恢复了名誉。

儿童文学作家，被整死的、活下来的，都给以平反。

一大批停刊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报纸，复刊了。

一大批新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文学报纸，创办了。

这些刊物和报纸上出现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

少年儿童专业出版社，一个接一个建立起来，几乎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它们出版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书籍。

国家出版局为了儿童读物出版事业的发展，在庐山、泰山开了会。

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纷纷相继设立儿童文学组织，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得到发展。

儿童文学二十五年全国大评奖举行了。近三百位作家，两百多篇好作品获奖。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授奖会。这是我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大规模大声势大影响的盛会。

全国各地掀起一个儿童文学评奖热，各种各样的奖，谁也说不清这十年来有多少儿童文学作品得过奖。这个评奖热，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是方兴未艾，要不断继续下去。

前几年，从东北、华北到西南、西北，从沈阳到成都，还有广东、广西、湖南、陕西、云南、贵州、浙江、安徽、江西、河北、新疆、甘肃……办了一系列的儿童文学讲习班，一大批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组成了讲师团，分赴各地讲学，一群一群青年儿童作家由此冒出来了，他们活跃于今天的儿童文学界，成了一支有能量的生力军。

有了一大批作家，随之而来是一大批作品。其中不乏好小说、好散文、好童话、好诗歌……

作家们渐渐不满足现状了，他们要超越过去，要超越别人，要超越自己，他们开始作种种探索、创新的实践。

有人问，十年恢复过去了，下一个十年还是恢复期吗？

下一个十年，估计会是一个探索期。因为在这十年恢复期中，同时酝酿着一个大探索的因子。

过去的十年，未来的十年，完成从恢复到探索的过渡，那多么好。

这是一种预言，这是一种推测，这是一种希望，这是一种祝愿。

随着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相应得到发展的是儿童文学理论。

创作和理论，是儿童文学的双腿，它们一前一后，一后一前，向前行走着。

石家庄、昆明，两次大规模的儿童文艺理论会，把儿童文学理论推到了创作的前面。

烟台的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又把创作推前一步。一批年轻作者，抢上讲台，作了一些刺激性的发言，儿童文学沉不住气了，一场大竞争开始了。作家们是以创作来说话的，许多作家以新创作在作发言，阐述自己的观念。

儿童文学理论界又在贵州黄果树开会，把儿童文学视线引向

明天，引向下一个十年。下一个十年儿童文学的趋向将是如何的呢？

十年浩劫过去了，十年恢复过去了，大家最关心的下一个十年，已经来到了。

下一个十年将如何？那取决于我们儿童文学界的每一个同人，愿大家以最大的努力，去创造，去争取。

成绩和失误

十年恢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一无缺点。

我们这十年，伴随成绩而来，但我们决不回避所存在的缺点。

我们不仅有缺点，还有相当严重的失误。

如果光讲成绩，不讲缺点，不讲失误，是不真实的，十年教训嘛！

我们暴露了缺点，发现了失误，这也是成绩。

十年恢复，恢复什么呢？

我们儿童文学的十年恢复，就是儿童文学开始挣脱“左”的思潮的束缚。

大家常常说突破，其实，突破就是要突破那些“左”的思潮所设立的框框和条条。

儿童文学要摆脱“左”的思潮束缚，首先要儿童文学作家自己从“左”的思潮束缚中解放出来。可是，“左”的思潮统治了那么些年，要彻底摆脱，并不那么容易。特别是那种自己所不知不觉的习惯性的束缚，是很不易解脱的。这十年恢复期间，“左”的思潮束缚我们挣脱了一些，但是不是都挣脱了呢？是不是完全挣脱了呢？不

一定。有一些“左”的思潮，还在继续影响着我們。所以，可以说，这十年，是“左”的思潮的束缚和反束缚一直较量着的十年。

譬如，我們在十年恢复的初期，所作的拨乱反正的工作中，曾为“童心论”、“儿童本位论”平反。恐怕这只是名义上、形式上的拨乱反正吧！

因为，在讨论会上，究竟“童心论”是什么？“儿童本位论”是什么？谁也没有说清楚。各人脑子里的概念都不一致。过去大家在批的时候，谁也没有好好去研究过它，而是根据各人的认识想当然，虚构和捏造了一个假想观念，贴上“反动”标签，来大批一通。拨乱反正了，大家来讨论，要给它平反，还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说不到一块去，只是把“反动”标签撕下来，便算平反了。

直至今天，有多少人去研究过“童心论”、“儿童本位论”，以及它们和儿童文学的关系呢？

今天，有的人在提出问题时，所持的观点中，“童心论”、“儿童本位论”仍被视作“陈旧的破烂货”。今天，如果有人提出“童心论”、“儿童本位论”，一定会受到嘲笑，认为还提那些老古董干什么呢！

我們在拨乱反正之时，大家热衷于为儿童文学的传统平反，现在又有人一窝风地去否定儿童文学的传统。

在“文革”期间，有人宣称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这当然包括儿童文学。目下这种论调又冒出来了，有人认为中国过去没有儿童文学理论，没有童话，也没有儿童文学作家，有人把这番意思“淡化”了一下，说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和过去的儿童文学作品绝然迥异。什么理论迥异，童话迥异，寓言迥异，一切都迥异。意思是过去的一切都不行，都已被抛弃了。就是不说继承和革新，更不说进步和发展。非要把传统一笔抹煞不可，好象不这样不能显示自己似的。

这决不是说，过去肯定的东西，以后就不可以否定，传统中也有一些糟粕，应该扬弃。

更不是说“童心论”、“儿童本位论”是经典，不可以再讨论。这只是举一例而反三。真意是说明，“左”的思潮还在影响我们。理论问题，学术性讨论，切不可一窝蜂，绝对化，草率，都不是科学的态度。这应该是很重要的教训。

十年恢复中，儿童文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是很多的，各种儿童文学样式都有自己范围的争议。这里只能从儿童文学所涉及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来叙说。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屡经讨论，应该说是比较明确了。但是不是不再会有反复了，也很难说。因为理论问题，往往这时候明确了，过些时候又糊涂了，往往这些人赞成了，以后新来一些人又反对了。这种情况是常常有的。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

一，工具化。“左”的思潮把文学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儿童文学是文学，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它还有“儿童”两个字，又是“教育的工具”。“阶级斗争工具论”已遭到文艺评论界的批判，随着政治大形势的变化，它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教育工具论”，实际上是和“阶级斗争工具论”一脉相承的，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在儿童文学范畴的反映。由于儿童文学是应该讲教育的，所以“教育工具论”也就一直是我国儿童文学之纲。

儿童文学是必须讲教育的，教育是儿童文学的主要功能，但儿童文学的功能应该是多元的。“教育工具论”错在把教育说成是唯一的，一元的。

“教育工具论”，通过这几年的讨论，已没有多少人坚持了。但是落实到了具体工作上，这“教育工具论”，有时仍在起作用。诸如近年有人在鼓励教师写作时，就提出了一种教育生活就是儿童文学生活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其实，儿童生活天地是很广阔

的，教育生活只是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有时一篇儿童文学作品的好坏，人们不是首先去听听儿童自己的意见，还有家长的意见，却一味强调听教师的意见。有的征文、评奖，索性清一色全请教师来评定奖次。我们不赞成教育和儿童文学相对立，但也不能赞成教育和儿童文学等同。教育和儿童文学不是完全等同的，教育是儿童文学功能当中的一部分。强调过分了就不好。

二，成人化。以前，有一个时期，一个作品的好坏，主要是题材的好坏。因此有大题材、小题材、尖端题材之称。那些与“路线斗争”挂上钩的题材，写出来必是好作品。所以，有“三结合”创作法。工农兵出生活，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巧。这种创作法，在儿童文学中是盛行过一时的，有的作者很习惯于这样的创作法。在儿童生活中，是很难找到这样的大题材的，所以那时的儿童文学有这么个提法：“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对原来的“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的提法，是批判和否定的。所以那时候，写儿童也要把儿童写成大人。有的还要求“比大人还大人”，高大全，完美无缺。其实，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成人中没有，儿童中更没有。成人化，实际上是提倡假大空，是一种欺世的谎言。在这十年中，假大空已被批臭。但是，却仍有人在变相提倡。什么“八十年代的孩子，脑子比大人还复杂”，提倡以儿童的躯体，去装大人的种种复杂心理。也有人以成人文学那把尺子来衡量儿童文学，评其优劣。也有人把成人文学那些“观念”、“理论”，不顾儿童文学实际，往儿童文学里搬。至今尚有人在否定“儿童文学特点”，说“现在儿童文学特点强调太多，使儿童文学质量下降，应该多提文学的特点”。提儿童文学特点，就认为是封闭、守旧。其实，提儿童文学特点，决不是不要文学，而是儿童特点、文学特点一起提，儿童特点和文学特点作有机的结合。儿童文学质量上不去，并非是儿童文学特点提得太多的缘故，我们应该为儿童文学“特点”正正名，怎么能一

提“特点”就是封闭、守旧呢！儿童文学，不提儿童文学特点，怎么行？一定要提，决不能本末倒置。如果不能提儿童文学特点，那发展的结果，将是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合体，取消儿童文学，又回到“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消亡的老路上去。这应该引起重视。

三，图解化。过去，儿童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都是政治第一位，艺术第二位。什么“突出政治”、“政治是灵魂”、“政治挂帅”、“政治为纲”，强调儿童文学要“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后来索性要儿童文学为“当前政治运动服务”、“为政治的某项政策服务”。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又提出“针对性”的口号，即儿童思想中存在什么问题，儿童文学就要去解决什么问题，要“不过夜”，要“立竿见影”。政治是唯一的，第一位是政治，第二位是政治，第三，第四，第五仍是政治，哪里还有艺术。这样，儿童文学在政治后面紧跟，疲于奔命，还是落后于形势，还讲什么艺术呢？这样写出来的作品，人物没有性格，没有形象，故事生编硬造，情节虚假，文字干枯乏味。儿童文学一副可憎面目，使得儿童强烈反感。儿童文学是政治的图解，是政治的说明，是政治的教案。这十年恢复中，国家没有开展什么政治运动。作家们也没有被“鞭子”驱使着去写那些配合性作品了。作家们可以自己选择题材，可以从艺术上去下功夫，可以用自己爱用的手法，为儿童写作了。但是也不讳言，那种图解式的作品，也还没有根绝，有的在强调什么儿童文学要针对儿童当前最新的思想实际。当然，儿童文学要针对实际，要和儿童生活相一致，但这应该从一个时期的整体来看，决不是头痛去医头，脚痛来医脚。这种医头医脚写作法写出来的作品，还是图解。儿童文学要高质量，应该根绝图解式的作品。

“左”的思潮这些年已经批判了，但是“左”的思潮的影响，一种改头换面的，或者并不自觉的“左”的提法，在各种场合还是